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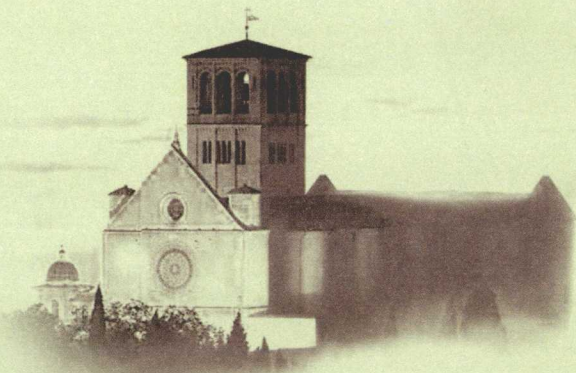
文化经典译丛

THE
MILL LETTERS

磨坊书简

「法」阿尔丰斯·都德◎著

吴桐◎译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013036996

1565.44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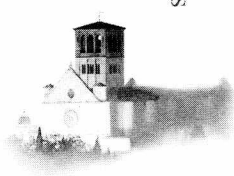
文化经典译丛

磨坊书简

THE
MILL LETTERS

〔法〕阿尔丰斯·都德著

吴桐译



1565.44
144



北航

C1645446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000000000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磨坊书简/(法) 阿尔丰斯·都德 (Daudet, A.) 著; 吴桐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 6

(文化经典译丛)

ISBN 978-7-5609-8383-7

I. ①磨… II. ①都…②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16342 号

磨坊书简

[法] 阿尔丰斯·都德 著 吴桐 译

策划编辑: 王京图

责任编辑: 李 娜

封面设计: 秀宝贝工作室

责任校对: 九万里文字工作室

责任监印: 周治超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汉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录 排: 北京楠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2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00 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邦柏利古斯特住宅区的律师贺诺拉·格拉巴兹先生到场作证。

“现场的交易双方：

加斯巴尔·米提菲奥先生，维威特·戈里亚的丈夫，在蝉林拥有一处住房，同时也在那里生活；

在法律和实际情况的保证下，明确地声明没有债务、特殊权益和典当等问题，当着大家的面出售并移交所有权；

给阿尔方斯·都德先生，一位诗人，在巴黎生活，这一购买者和所有者；

一个靠风力驱动的磨坊，坐落于罗纳河的山谷中，在普罗旺斯省的腹地，一个长着大量杉树和四季常青的

橡树的山岗上；之前提到的磨坊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动过，也无法正常使用，所以遍地都是葡萄藤、苔藓、迷迭香，还有一些绿色的寄生植物，它们一直爬到了风车的轮子上；

尽管已经是这番景象，而且它的大车轮已经坏掉，青草充满了平台上的砖缝，不过都德先生对这个磨坊很满意，他可以在此创作诗歌，都德先生对这项交易愿意全权负责，毫无附加条件，磨坊的维修也由他负责；

现在买卖双方对价钱已经没什么异议，都德先生，一位诗人，已经按照这个价钱把货币交到了事务所，米提菲奥先生已经把这笔钱领走了。公证人亲自监督了整个过程，合同也都签名盖章了；

这笔买卖是在邦柏利古斯特贺诺拉的事务所中完成的，证人有费朗赛·玛玛伊，一个演奏六孔笛的老艺人，还有称为基格的路易塞，一个拿着十字架的白衣修士；

他们都跟买卖双方当事人一起签了名，公证人在最后确认了合同合法有效。”

目 录

- 入住 / 1
- 旅途 / 6
- 戈里亚的秘密 / 12
- 塞甘先生的山羊 / 21
- 星星 / 31
- 挚爱 / 39
- 教皇的骡子 / 46
- 灯塔 / 61
- 沉船 / 69
- 海关人员 / 78
- 居居乡的神父 / 84
- 老伴儿 / 93
- 散文诗 / 104
- 临死的小王子 / 105
- 县老爷出游 / 109
- 毕克修的钱包 / 114
- 金脑人的故事 / 124
- 诗人米斯特拉尔 / 131
- 三次小弥撒 / 146
- 桔子 / 162
- 两个小旅店 / 169

在米利亚纳 /	177
蝗虫 /	198
戈歇牧师的药酒 /	206
在卡马尔格 /	224

人 住

刚到那里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我还是那些兔子更为惊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磨坊的大门终日关着。青草长满了墙壁和露台，后来，野兔们终于确信这个磨坊里没有人居住，就把这个看起来很舒服的地方变成它们的作战基地：专属于兔子的冉马普磨坊……在我来到这儿的那天晚上，说实话，露台上至少有二十只兔子。它们围在一起，月光照在它们身上……我把天窗拉开一条缝，只听见噌地一下！本来还在露宿的兔子们立刻四处逃逸，露着一点点白屁股，撅着尾巴，消失在丛林里了。看看兔子们逃窜的背影，我焦急地盼望着它们能再

①冉马普：比利时的小村镇。1792年11月，法国杜木里厄将军率领法军在此处击溃了奥地利军队。

次出现。

我还在一楼发现了一个房客，它看到我的时候，也觉得很诧异。那是一只看起来老奸巨猾颇有心计的猫头鹰，它已经在这儿住了二十多年了。我从楼上的房间发现了盘踞在风车上的它，猫头鹰安静而老实地站在风车的横轴上，位于泥土和瓦砾间。它瞪大了浑圆的眼睛打量着我，然后，它开始觉得不安，因为它从来没见过我，因此，它“呜！呜！”地叫了起来，并用力地扇着它那布满灰尘的灰色翅膀；——这些大鸟中的冥想者啊！永远都不清理自己的羽毛……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哪怕它长得这样，还挤弄着眼睛和眉毛，和其他动物比起来，这个闷不吭声的房客还是特别讨我喜欢。我马上准许了它在这里借住，它依然可以像以前一样在屋顶上出入，盘踞在磨坊的顶层；而我在下面那个涂了石灰的小房间里住着，房间里的天花板呈弧形，而且不高，有点修道院饭厅的味道。

我就是在这这么一个房子里给你写信，我的屋门敞开着，房间里光线充足。

在我面前绵延着一直向下到山腰的是一片茂密的松树林。阿尔卑斯山脉在天际勾勒出它们纤细的山脊……

一切都沉浸在静谧中……只是偶尔会响起一曲笛声，薰草丛里传来一声鸟叫，抑或是大路上骡子的铃声……只有在晴天的时候，普罗旺斯才向世人呈现出它全部的优美风光。

你想知道我现在是否思念那阴暗嘈杂的巴黎吗？在磨坊中的生活是多么惬意啊！这里就是我要找的温暖芬芳的地方，它隔绝了所有人间消息、尘世的喧嚣！我的身边有很多精彩的东西，才来到这儿八天，我对这里就充满了无尽的想象和联想……你看！就在昨天傍晚，我看到了羊群返回到山脚下村子的画面。我向你保证，无论如何，我都不愿意拿这画面跟你交换一星期中在巴黎看到的精彩演出中的画面。你应当对此详细地评价一番。

我一定要告诉你，这是普罗旺斯的一种惯例，每到春天，人们就把牲畜赶到阿尔卑斯山。牲畜和人要在高山上住五到六个月，在晴朗的夏夜中，他们幕天席地，睡在半人高的草丛里；等夏天一过，秋风袭来，大家再赶着牲畜回到村里，让它们随心所欲地在弥漫着迷迭香气味的草木旺盛的山丘上咀嚼着嫩草……请细细体会头一天的羊群暮归场面吧。从清晨开始，牲畜棚的大门就

敞开着，期盼羊群的到来，新割的稻草垫满了所有的羊圈。每过一个小时，大家都会琢磨：“现在应该到了埃居叶尔，现在可能到了巴尔都。”终于，临近傍晚的时候，骤然听见一声咋响：“羊群来了！”远远望去，我们发现羊群飞奔在烟尘滚滚的大路中。整条大路好像在随着它们前行……领头的是老公羊，一对角向前探着，颇有气势；紧随其后的是大绵羊，母羊看起来有点疲惫，小羊处在它们的蹄子中间；——有很多脑袋上系着红球、身上驮着放有初生羊羔的竹篮的母骡，步履蹒跚地走着；还有一些大汗淋漓的牧犬跟在后面，舌头耷拉下来，差不多都要碰到地面了；两个身材高大、看起来不怎么严肃的牧羊人，身着赭红色粗呢外套，就像祭司的袍子，拖到了后脚跟。

整支队伍兴高采烈地从我们眼下走过，伴随着雨点般的脚步声，走进了大门……现在应该看看房间里又是多么欢乐。几只大孔雀披着绚丽的羽冠，在它们生活的地方和这些回家的羊群相逢，便扯着嗓子高歌一曲迎接它们的归来。原本还在梦乡的家畜也醒了过来。每只动物都起来迎接它们：鸽子，鸭子，火鸡，非洲的珠鸡。整个家畜饲养场都像着了魔一样：母鸡们在讲述着晚上

发生的事……在高山牧场的芬芳中，仿佛所有绵羊的绒毛里都散发出山上的鲜活气息，这让它们痴迷，让它们激动得手舞足蹈。

羊群就在这嘈杂声中回到了各自的家。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惬意了。老山羊看到了它们的食槽后都非常兴奋。每一只刚来到这世上的羊羔，全都是在这次迁徙中诞生的，它们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所以用极其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情景。

不过，更加惹人喜欢的是那群狗，这些牧羊人的狗忠心耿耿，一丝不苟地照看着羊群，保护羊群是它们的天职。只有当羊回到了羊舍，大门闩在小方格子上别好，牧羊人到饭厅吃饭时，它们才放心地回到自己的窝。否则，即使是看家狗从狗窝中跟它们打招呼，有满满一桶凉爽的水在等着它们享用，它们也视而不见。只有在一切事情都结束后，它们才会放心地回到家，一边吃着应得的菜汤，一边给村里的朋友讲述山上的故事。那里光线细弱，野狼出没，还有挺拔暗红的沾满露珠的毛地黄。

旅 途

刚好是我到这里的第一天，我坐博卡尔的班车，那是辆非常简陋和陈旧的公共马车。在它每天停入车房之前，它并没有走多长的路，只不过一直在路上缓缓地行走，从清晨磨蹭到傍晚，倒显得它仿佛从远处而来。除去赶车的人，车上一共只有我们五个乘客。

第一个是卡马尔格的保安，个子很矮，满身赘肉，头发乱糟糟的，看上去有点凶，两眼通红，两只耳朵都戴着银耳环；接着是两个博卡尔人，其中一个是面包商，另一个是和面工人，他们脸色红润，急促地呼吸着，但是从他们的侧面看来，颇有些不可一世的神态，就像是两枚罗马勋章上的维太留斯^①雕像。还有一个人在前面挨

^①维太留斯：罗马皇帝，后被废黜。

着车夫坐着，这个人……不，这是个鸭舌帽，一个兔皮鸭舌帽，他一言不发，始终郁郁寡欢地注视着大路。

前面提到的这些人彼此之间都很熟悉，他们大声地、毫不顾忌地聊着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卡马尔格人说他不久前从尼姆来，由于拿长叉子将一个放羊的家伙捅了，被预审法官叫去审问。在卡马尔格这个地方，人们脾气暴躁。说起博卡尔，这两个博卡尔人不也因为圣母这件事大声争执吗？听说面包商来自崇拜圣母像这个教区。在普罗旺斯，这种怀中抱着年幼的耶稣的圣母像被称为“善良的圣母”。和面工人与面包商不同，他在一个新建好的教堂里的唱诗班唱歌，这个教堂里供奉的圣母并没有玷始胎，是一张纯真地微笑着的画像，她双手微微下垂，放射着光芒。于是，这场争论就开始了。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两位好心的天主教徒是怎么看待对方和圣母像的。

“太美了，你那无玷始胎的圣母！”

“你跟你那善良的圣母都离我远点！”

“在巴勒斯坦，无玷始胎圣母的脸都是乌漆抹黑的！”

“可是你的那一个呢！呸！下作的女人！哪个知道她曾做过……最好打听——圣·若瑟夫！”

到了那不勒斯码头时，他们几乎要拼命了，没错，如果车夫没来劝和的话，这场无聊的神学争论不知道会怎么收场。

“让我们和你们的圣母都闭嘴吧，”车夫笑着跟他们说，“你们所讨论的都是女人谈论的事情，作为男人我们不应参与。”

说完，他做出不屑的表情，并甩了一下鞭子，企图让人们认同他的话。

争论结束了。但是面包商想用另一种方式来宣泄他的情感，他回过头去，冲着安静而苦恼地坐在角落里的鸭舌帽讥讽地问道：

“你的老婆呢？问你呢，你这磨刀的？……她究竟在什么教区呀？”

这句话确实带有极其鄙视的语气，因此，车上的每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而那个磨刀的依然表情严肃，假装没听到。见此，面包商又转过头冲着我说道：

“难道你没见过他老婆？她可是教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啊，在博卡尔再找不出第二个了。”

笑声更大了。磨刀的依然如故，头动也不动，只是小声地说道：

“卖面包的，你住嘴吧。”

但是面包商就是想故意找茬，一点都不想闭嘴，反而越说越兴奋了：

“我的老天啊！要是有一个朋友也娶了这样的一个女人，是完全用不着心疼的……和她过日子一定会很有趣……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美人让人给骗走大半年，在她回家后，一定会有很多新鲜事给你讲……不管怎样，这可真是日常生活中少见的事……你能想到吗，先生，他们成亲还不到一年，那个女人就跟一个糖果商跑到西班牙去了。”

“她丈夫孤苦无依地呆在家里，哭泣，酗酒……就像疯了一样。过了一阵，那个美人儿又回来了，一身西班牙打扮，还带着一个有铃铛的小鼓。我们都跟她说：

“赶紧躲起来吧，他会杀了你的。”

“哼！得了吧！杀了她……他们又和和气气地在一起生活了，而且她还教他怎么打巴斯克小鼓呢。”

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磨刀的坐在角落，低着头，幽幽地说：

“卖面包的，别再说了。”

面包商不听，继续讲：

原书缺页